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堂·吉珂德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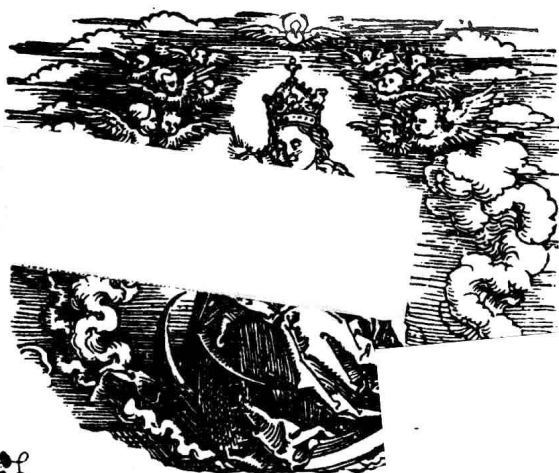


主编：刘以林

堂·吉珂德

著者：〔西〕塞万提斯

译编：程学武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塞万提斯(1547~1616),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重要的享誉世界文坛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。著有牧歌体传奇《咖拉泰》,剧本《努曼西牙》,短篇小说集《模范故事》,长诗《巴拿索神山瞻礼记》,长篇小说《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》等。

《堂·吉珂德》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,对欧洲近代长篇小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,全名《奇情异想的绅士堂·吉珂德·台·拉·曼却》。小说写堂·吉珂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游侠冒险的故事。堂·吉珂德是台·拉·曼却地方的一个穷乡绅,他读骑士小说入了迷,也想当游侠骑士。于是拼凑了一副破烂的盔甲,骑上一匹瘦马,物色了一个养猪女作为自己的意中人,离家出走,一路蛮干,结果身受重伤,被乡亲们抬回家来。第二次他

又说服邻村一个叫桑丘的农民作为他的侍从，再次离家出走，想冒大险，成大业，帮助受苦受难者。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现实的正确判断能力，以骑士小说中的情景想象现实，常常沉入无边无际的幻想中。他把风车当做巨人，和它大战一场，弄得遍体鳞伤；他把羊群当做军队而去厮杀，被牧羊人用石子打肿了脸；他遇到装运狮子的笼车，为表现勇敢而打开笼子，差点送了命；他把一群苦役当做受迫害的绅士去解救，要犯人们到“夫人”那里去谢恩，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人们把他装进笼子送回家。第三次出走，使他受尽了愚弄。堂·吉珂德的行为不但害了别人，也使自己吃尽了苦头。他一意孤行，直到临终才恍然大悟，认识到以前的所想所为荒诞不经，并立下遗嘱：不许他的外甥女——他惟一的继承人嫁给骑士，否则她就得不到遗产。

1 堂·吉诃德自正名分

有一位年近五十的绅士，闲住在台·拉·曼却的一个村庄里，他根本就不管家业生计，一天到晚津津有味地阅读骑士小说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、通宵达旦的境地。他的脑子里充满了魔法武术、扶弱济世、恋爱调情之类的浪漫情致，并且把绝对的荒诞当成了绝对的真实。

终于有一日，他走火入魔了。

他决心也做个游侠骑士，周游世界，铲尽人间不平，使自己名传千古。

主意已定，他便着手行动起来。他从角落里找出一副生锈的盔甲，精心擦拭了一番。顶盔的面甲失落了，他用硬纸做了一个。做好后他用剑剝了两下试试，一个星期的辛苦就白费了。他又

重新做了一个，衬上了几块铁皮，这次他觉得“牢不可破”了。

他又想到自己那匹如劣狗一般的马。尽管骨瘦如柴，蹄子上满是裂纹。他却认为这是匹良驹神骏，他苦苦思索了四天，最后决定叫它“弩骅难得”。“弩”是跑不快的劣马，“骅”是红色的毛皮，不过加上“难得”二字，一切当然就另当别论啦！

之后，他又苦思冥想了八天，决定自称堂·吉诃德，他还在自己的名字后面缀上了家乡的地名：堂·吉诃德·台·拉·曼却，以示为国增光。

盔甲已经齐备，马和人都有了响亮的名字，下面就要找个意中人了——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，如同树没有叶子，躯壳没有灵魂，他心驰神往地幻想：假如我碰上个巨人，把他打翻在地，我就叫他双膝跪倒，低声下气地说：

“小姐，有一位勇猛的骑士堂·吉诃德·台·拉·曼却把我打败了，命我前来听您差遣……”

想到这儿，我们骄傲的骑士神采飞扬。以往他曾经爱上了邻村的一个腌猪肉腌出了名的姑娘，尽管那姑娘对他毫不在意，他认为那姑娘是最好的意中人，就给她也取了个带有公主味道的

名字：杜尔西内娅·台尔·托波索。

2 堂·吉诃德弃家出走

七月的一个早晨，堂·吉诃德戴上头盔，挎上盾牌，提上长枪，骑上驽骍难得，弃家出走。

走到郊外，他忽然一惊，想到一桩非同小可的事：自己还没被正式封授为骑士。按骑士的规则，还没有资格与任何骑士交战……再转念一想，倒也无妨，前面碰到个什么人，请他封授自己也就行了。

他一边独自前行，一边自言自语道：

“记载我丰功伟绩的真史，将会万古流芳。……著名的骑士堂·吉诃德·台·拉·曼却已经抛开懒人的鸭绒被褥，骑上名马驽骍难得，走上古老的、举世闻名的战场……”

他又痴情颠倒地对杜尔西内娅姑娘想入非非地赞叹了一番。

大路旁有座客店，客店门口倚着两个卖笑的女人，堂·吉诃德一眼看到了，立即就认为发现了座城堡，他甚至还看见，城堡周围的宝塔，银光闪闪的塔尖和理所应有的壕沟、吊桥，那位女士当然是美艳的小姐或高贵的妇人喽。

他骑马跑到客店门前，掀起硬纸做的护眼罩，露出干瘦、沾满尘土和汗水的脸，向两个女人致意道：

“两位小姐请不要躲避，也不要怕我粗野。按着我信奉的骑士道，对谁也不能非礼，何况我面前是两位一望可知的名门闺秀呢。”

两个女人听罢，不由得放声大笑。堂·吉诃德有些生气，又说：“美人应该举止安详，为小事笑很愚蠢。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让两位小姐保持尊贵的身份。”

两个女人见他怪模怪样，越发笑得打跌，堂·吉诃德也越发觉得气恼了。

接着，堂·吉诃德又把出来打圆场的店主当做了城堡的主人。他说道：

“长官先生，我不拘怎样都行。因为我的服装

是甲冑，我的休息是斗争……”

店主人调皮地接口道：“您的床应该是‘硬石头’，您的睡眠是‘彻夜清醒’。那就请您下马吧……”

说着，他就上前给堂·吉诃德扶住鞍镫。那两个女人也上来替堂·吉诃德脱盔卸甲，可是仿造拼凑的头盔用绿带子系了很多死结，堂·吉诃德又不让割断，只好留在脑袋上。

接着，堂·吉诃德又彬彬有礼地朗诵了一首诗，对那两个女人道：“两位小姐，我的马叫驽马辛难得，我的名字叫堂·吉诃德·台·拉·曼却，我本不想自报姓名，想用我将为两位效劳的功绩表明我是谁……”

两个女人充耳不闻，只问他要不要吃什么东西。客店里只有小鱈鱼，堂·吉诃德豁达地说：“小鱈鱼反倒好。”

于是，店主送上来一份烹调得很糟的小鱈鱼。堂·吉诃德觉得更加踏实了！他的确是在一个著名的城堡里：主人家正在设宴伴乐；小鱈鱼是大鱈鱼；卖笑的女人是贵妇；店主是城堡的长官。他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。

他只有一桩心事还没了结：他还没有被封授

骑士呢。

3 堂·吉诃德讨封骑士

堂·吉诃德草草吃完客饭，把后生叫入马房，关上门，双膝跪倒说：

“英勇的骑士……请您明天一定封授我骑士的封号。”

店主人早已发觉他脑子有毛病，决计迎合他。于是就一本正经地答应说：“这要求十分合理，高贵的绅士应该有这样的心愿……”堂·吉诃德听得诚惶诚恐，表示一定听从这些忠告。

店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住店的旅客，很多旅客当晚都出来看笑话。

月光下，堂·吉诃德挎着盾牌，握着长枪，神气十足地在一口水井旁来回巡行。

一个住店的骡夫想起该打水饮骡子了，要把水槽里的盔甲挪开，堂·吉诃德毫不理会，放下盾牌，双手举枪，狠狠打在骡夫的脑袋上，骡夫立刻晕死过去。

堂·吉诃德把盔甲拣回来，又来回巡行起来，过了一会儿，堂·吉诃德又抡起长枪，把一个骡夫的脑袋打了个四分五裂。

住店的人都闻讯跑来了。堂·吉诃德见状按剑说道：“美丽的杜尔西内娅小姐呀！为你颠倒的骑士大难临头，现在是你垂念的时候了！”

店主人见势不好，怕事情闹大，连忙出来平息众怒，说这人是个疯子，打死人也不能判。

于是，店主人找来一本给骡夫供草料的帐簿，叫一个男孩举个蜡烛头跟着，又让那两个女人助阵凑趣。然后，令堂·吉诃德跪下，用堂·吉诃德自己的剑使劲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这破天荒的封授仪式就此完事。

堂·吉诃德谢过店主的恩典，也便名正言顺地履行神圣的骑士职责去了。

4 堂·吉诃德初试锋芒

走出客店，天已破晓了，堂·吉诃德决定先回家一趟，置办骑士出门必备的东西。没走多远，他听到树林中有哭喊之声。

“感谢上帝照应，准有个人遭了难，等我去援救呢！”他掉转辔头，寻声跑进树林。

他看见农夫正在抽打一个孩子，便大喝一声道：“你这骑士太不讲理，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卑劣之徒！”

那农夫见堂·吉诃德来势汹汹，忙陪着小心解释：“绅士先生，这小子是我的佣人，他每天给我丢一只羊，我惩罚他……”

堂·吉诃德道：“我凭照耀咱们的太阳起誓，你要是再分辩，不把工钱给他，我就用这支长枪

戳你一个透明窟窿!”

那农夫只好闭嘴，把他的佣人解开了。堂·吉诃德训斥了农夫一通，道：“记住，你发了誓就得做到，不然你藏得再严，我也能找到你。听着，我是专打抱不平的堂·吉诃德·台·拉·曼却!”

说完，他便以为功德圆满了，踢动弩骖难得，一阵风似的驰出了树林。

正走着，迎面来了一队商旅。他觉得这又是天赐之便，他勒马挡住了那队骑士，傲然说：“你们大家都得承认，普天下的美女都比不上杜尔西内娅！谁不承认，休想过去!”

商人们见他出语荒唐，其中一个人调侃道：“绅士先生，我们不知道你说的美人儿是谁，你且让我们瞧瞧吧。”

堂·吉诃德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无耻的混蛋！你信口褒贬我的绝代佳人，我决不饶你!”

他跃马横枪，直取那商人。不料那弩骖难得偏不争气，来了个马失前蹄。他摔了下来，滚得老远，一时又让身上那套行头碍住手脚，爬不起来。他一面挣扎，一面喊道：“胆小鬼，不要跑！等着我！我的马摔倒了，不是我的错!”

一个为商人赶骡子的小伙子走上来，夺过长

枪，折作几段；又随手拿起一段，把堂·吉诃德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。打累了，那队商人才重新上路。

堂·吉诃德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，想了又想，又暗自庆幸起来：遭灾受难，对自己来说是理所当然的。

5 堂·吉诃德痴心不改

堂·吉诃德半死不活地回来了，大家问他吃了什么苦头，他说自己刚与十个高大无比、凶猛绝伦的巨人打了场恶仗，眼看要打胜了，却被座下的驽骖难得摔了一身暗伤。

为了铲除朋友的病根，他的两个好朋友神父和理发师堵死了堂·吉诃德的书房。过了几天，堂·吉诃德起床下楼来，立刻又要看他的书。他在

原来的书房处看了好久，又用手摸了好久，痴痴地一言不发。

他的身体刚好，就去办一件久悬于心的大事——找侍从。

他找到一个名叫桑丘·潘萨的农夫街坊，又是劝诱，又是许愿，要桑丘当他的仆人，随他出门远游。

桑丘的脑袋里没什么脑子，很快被他说动了。一天夜晚，他抛下老婆孩子，骑上自己的一头驴子，带着褡裢和皮酒袋，跟随堂·吉诃德走上了歧途。

堂·吉诃德对桑丘说：

“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古时候游侠骑士征服了一个海岛或王国，总把侍从封做那里的总督。我要遵循这个好规矩，很可能在六天之内，我会征服一个王国，那你就是一个附庸国的国王了。”

桑丘说：“那我的老伴就是王后了？”

堂·吉诃德说：“那还用说！”

桑丘说：“她可不是王后的料，当个伯爵夫人还凑和。”

堂·吉诃德说：“别太没志气。你至少也得做个总督。”